

您知道吗?

中共迫害之前，法轮功是中国最有人气的气功，祛病健身和提升道德有口皆碑。

一九九二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功派”；一九九三年荣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及“特别金奖”，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获“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一九九六年一月，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被列入北京市十大畅销书。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七日，《大连日报》载文《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道古稀老者因修炼法轮功为村民义务修路的事迹。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为题，长篇报道河北邯郸妇女谢秀芬瘫痪十六年，修炼法轮功后恢复行走能力。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海电视台报道了“全世界约有一亿人在学法轮大法”。◇



▲这是迫害之前，1998年11月10日，广州《羊城晚报》整版报道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

电视制片人揭“自焚案”制作源自政法委

【明慧网】二十年前的一月二十三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所谓“自焚案”。事后，中共央视《焦点访谈》播放的节目宣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自焚”。这个节目很多人都看了，因为太假，漏洞百出，而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是中共制造的一场世纪骗局。殊不知，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并不是《焦点访谈》制作的，而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希望之声”采访了《欺世伪火》制片人李军。二零零一年所谓“自焚案”发生前后，他在南京电视台工作，是这家电视台《社会大网角》的制片人，该节目相当于地方版的《焦点访谈》，他们跟央视《焦点访谈》也是有合作的。

李军回忆说：“大概在一九九七年、一九九八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问过他们：

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

我问：那是哪儿的？他说：是政法委的，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实在话，咱们都是

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

就是说这个片子不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组做的，是另一个专门组做的，这个组的人都不在《焦点访谈》节目组上班。”

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当年第一眼看到《焦点访谈》关于“自焚”的报导就知道是假的。他说：“‘自焚’事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又是导演，当时我们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

“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坐在地上喊，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

“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当时看完之后，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就知道这个事情，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

安徽合肥市法轮功学员王敦龙、胡文业被非法判刑

【明慧网】王敦龙，男，64岁，2021年12月6日被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四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自2020年7月22日起至2022年11月21日。

王敦龙不服，已经提出上诉，要求撤销蜀山区法院（2020）皖

0104刑初762号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上诉人合法。胡文业，女，65岁，被非法判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迫害法轮功 法网难逃



一本书救了我全家



【明慧网】我女儿降生不久，我丈夫所在的公司就倒闭了。由于找工作不顺利，丈夫整天在家里唉声叹气，怨天尤人；而且脾气越来越不好，动不动就跟别人发生争执，甚至大打出手。

有一次，丈夫的一条胳膊被人打折了，民警来了，却偏袒打人的那个人，呵斥他寻衅滋事。他咽不下这口气，开始不惜代价打官司、要说法。后来发展到他不仅热衷为自己的事打官司，还主动替亲戚朋友“维权”打官司，结果因为他妹妹的一场官司，又被人打断了腿。报案也没人理，还得自己花钱住院，最后他焦头烂额，家和孩子他都不管了。长期没有一分钱收入，还要打官司扔钱，好几个官司一起打，哪个都没有赢的希望。

这样，抚养孩子、赡养我的老母亲、拿钱照顾公公婆婆，都落到我一个人身上；尤其还得负担他打架、打官司、各种折腾的花费，简直是无底洞。我除了在单位上班，还得在外面打工，推销产品，否则赚的钱根本不够家里开销。时间一长，实在力不从心了，我就流着泪苦口婆心劝他，不要折腾了，忍忍吧，我受不了，顶不住了。但我对他的每次劝说，都会变成他对我恶语相向、嘲笑和侮辱。有一次我的情绪崩溃，抓起菜刀就要和他拼命，多亏被婆婆死死抱住了。

后来为排遣苦闷，我到庙里皈依了，我请求庙里的和尚化解我对丈夫的怨恨，根本不管用；我用孩子转移情绪，苦恼还是挥之不去；我更加拼命挣钱，用工作业绩和经济收入平衡自己委屈的心。

但有一天，我恐怖的发现自己的身体垮了——全身发冷，伴随着剧烈的胃疼，不久又添上腰疼，疼起来坐不住，也站不住，起床连被子都叠不了。到医院看也看不好，忍过去一会儿很快又会发作。然后



早晨照镜子，突然看见自己过去白净细嫩的皮肤呈暗黑色，而且十分粗糙，尤其脸上多出来星罗棋布的黑斑！天哪，这还是我的脸吗？绝望彻底控制了我，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了。那一年我刚二十六岁。

我悄悄做着自杀准备。考虑到女儿还小，连幼稚园还没上，就有意培养她和爷爷奶奶的感情，以便将来让他们管她。至于我自己的母亲没生活来源，我去买了一种保险，受益人写上我母亲名字，到时候可以拿到十万元的养老保险金。

就在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下决心动手时，救我命、让我的生命彻底更新的机会出现了。有人向我婆婆介绍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婆婆正为怕我出事而发愁，就赶紧拿着大法师父的书《转法轮》来找我，说：你看看这本书吧！

我半信半疑的接过书来看了一遍，发现自己在佛教里没搞明白的，书里都清清楚楚给出了答案。我感到这本书真能救我的命。从书中，我明白了一切都是缘份化来的，遇到矛盾要先找自己的原因，反复看书，懂的越来越多，自己做人的观念慢慢转变了，家人好像都变祥和了，丈夫好像也消停了不少。说来神奇的是，我严重的胃疼、腰疼都不见了，尤其我满脸的黑斑，渐渐变淡，最后竟全都消失了，口臭也没了，暗黑的肤色又从

新白净有了光泽。

修炼法轮功让我起死回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们全家人也都深深受益了。女儿在幼稚园，自己去锅里抓面条，小手被烫的起泡，我没有责怪幼稚园阿姨，而是对她们的及时治疗表示感谢，孩子的手好的很快。

一次，女儿放学过马路，一辆开快的拖拉机的拖拉机从孩子脚面上压过去了，女儿站起来啥事没有，自己跑回家告诉我，我们都知道这是大法师父又一次保护了她！

二零二零年初，中共肺炎已经爆发，但武汉还未封城，病毒蔓延的消息还在被中共封锁着。我去广州开会要路过武汉，我乘坐的车厢来回都有武汉上来的旅客。开会回到家，忽然感觉胸闷，想咳嗽，身上发烫，两条腿疼的厉害，我已经在大法中修炼了二十多年，每天打坐一个小时，从来没有这样疼过。我坚持炼完了静功。这时全身又开始发冷，冷到不停打冷战，盖上很厚的被子仍然感觉很冷，我就努力背诵师父的法。大概两个小时后，感到没事了，然后就跟平常一样了。第二天跟武汉的朋友打电话，这才知道那就是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症状。原来我在路上中招了，但因为是修炼人，有师父保护，炼功过程中就把病毒消掉了。

还有很多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不再一一列举。然而中共疯狂镇压迫害法轮功，颠倒黑白的造谣毒害了很多人，多少人因听信谎言还在糊涂着，很可能因为受中共的蒙蔽失去美好的未来。所以，每个大法弟子都希望把自己亲身经历和见证的大法的殊胜与美好告诉世人，为此不惧暴力打压、绑架关押、经济损失，甚至生命危险，唯一目地就是希望你们也能得法、受益，获得真正的永远的幸福。（文/河北大法弟子）◇